

6月30日下午,十多位朗读者在“诗意人生俱乐部朗诵沙龙”上朗诵了十一首诗,吸引来六十多位听众。在济南,诗歌朗诵圈的聚会总是分外热闹,一袭旗袍的朗读者把听众带回那遥远的时空。无论是诗坛大家、主持人、播音员,还是业余爱好者们,在这里都没有界限。大家在诗中表达着自己、寻找着自己,诗意的人生不需要解释。



► 诗歌朗诵沙龙上,著名诗人桑恒昌和诗友们交流。本报记者 范佳 摄



“修图一族”到底在修什么

伴随着各种美颜App的普及,修图已经成为了生存在网络空间里的必备技能。“拍照5分钟,修图2小时”的故事在我们的身边比比皆是。爱美达人对修图如此热衷的原因到底是什么?

□杨甜子

一向好脾气的网友“西瓜”头一次对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“下手”了,她点开了微信网友A的朋友圈,犹豫了老半天,终于决定选择“不看她的朋友圈”,单方面屏蔽了A的一切动态。“西瓜”选择单方面屏蔽A的原因很简单,“朋友圈的每一张照片都是磨皮过度的脸,还有尖成锥子的下巴,标准的视觉污染。A一把年纪了呀,孩子都差不多和我一样大,还要这样乱修自己的照片干什么?”

一次吃饭时,“西瓜”和朋友聊到照片修图的话题,忍不住将自己单方面屏蔽微信网友A的消息告诉朋友。谁知道,朋友笑得前仰后合,“修图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你是自己朋友圈发得少,现在的图不修还能往朋友圈里发?再说了,老阿姨爱美,人家这是追求上进。只能说,这人修图的技术实在太糟糕。”一番言论听得“西瓜”一脸蒙圈,朋友索性耐心做起了科普,“上自五六十,下到十一二岁,现在只要手机能玩得溜的,基本都修图。别说女的,就连男生都修。”

“西瓜”好奇心顿生,在自己的朋友圈里仔细刷了刷,果不其然,修图的男生也不少,稍有不同的是,男生很少会给自己过度磨皮,但会大规模地瘦脸和加滤镜。越是容貌出众的男生,对自己的照片修得越狠,相反,倒是一些相貌普通的男士成为了“真的勇士”,大多会在朋友圈里发不忍直视的照片原片。西瓜觉得很有趣:为什么这些人会如此热衷照片修图?

曾有媒体调查显示,53.9%的受访者认为使用修图软件可以实现内心的满足,45.7%的受访者认为可以增加自己的关注度,41.7%的受访者认为可以提升自己的形象气质。也有受访者认为修图会带来不真实感(35.7%)、造成审美疲劳(26.0%)和迷失自我(16.1%)。

为什么会这么多人都热衷于修图,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修图过度的网红?网友们讨论得绝对一本正经。知乎网友专门开帖,贡献了几十条回复。认为“技术不过关”的大多是专业摄影或是美工出身,网友“腾云驾雾的书生”表示,“作为修图师,我有话说。你们一般说的修图过度,往往都是网红,不是明星。为什么呢,因为明星修图是专业修图师修的,修图师可以做到,修好以后非常好看还不失真。”网友“桥本奶茶铺”也有类似的观点,“因为不懂透视啊。”

另一群网友的回复,大多是“吃瓜群众”立场,但说得也挺有道理。“我觉得修图过度的网红的出现,让大家直观地明白了自身气质是多么重要。”

也有网友上升到心理学高度来认知“修图过度”,“过度修图会让人逐渐难以接受现实和迷失自我,以至于沉迷在‘美丽假象’中,不敢以真面目对人,不敢与人产生现实中真实的交流,进而导致自卑感和挫败感。”

有心理学专家认为,“修图热”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社会文化的影响,大众在特定的环境,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圈中,通过发布精修后的图片,来获得自我身份的认同,“扮演”着一定的角色,此外,还能从中获得人际互动的快乐。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热衷修图的群体,修图也成为了新兴的社会现象,并引发了人们的从众心理,通过修图来完善自己的认知,回答着“我是谁”的问题。

诗意的人生不需要解释

为你读诗,你看到我内心的小世界了吗?

本报记者 范佳
实习生 孙啸

在诗中读到自己的生活

“我愿和巨人在一起,和巨人在一起,不会佝偻灵魂……”6月30日下午,在“诗意人生俱乐部朗诵沙龙”的最后,著名诗人桑恒昌用山东方言朗诵自己的诗作《我愿》,全场立刻一片沸腾。熟悉的乡音传来,眼前的诗坛大家宛如邻家的慈祥老者。

台下的观众来自各行各业,年龄各异。不仅有专业的播音员、主持人,还有很多业余爱好者,他们在诗意的语句中,回想起自己的人生。一位老人专程从青岛赶来,她是桑老的“铁粉”,早在几十年前便被其描述亲情的诗歌深深打动。爱诗的也有年轻人,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黄粤豪基本每月都会参加诗歌朗诵活动,听更年长的人诵读,能让他更有代入感。“有一定人生阅历才能感悟到诗歌中的韵味。”

在山东广播文艺频道主播、配音演员郝运看来,读桑老的诗要静心慢读。读第一遍时可能没感觉,第二遍才大概理解意思,第三遍可能才会真正体会到诗中的情感。就像桑老的一首《生日》,“多少把血当汗洒的日子,多少把汗当泪流的日子,这会儿送进嘴里,都是不能承受的甜……”“不同年龄段的人对生日的理解都不一样,稍微有些人生阅历的人都会被它打动,在诗中找到自己的生活。”

在不少诗歌朗诵场合,郝运看过儿童唱诵的节目。有些孩子没有真正理解诗中的内容和韵律,而是单纯去喊去高亢地“抒发”,就像“小和尚念经”,这让台下的郝运感到有些尴尬。

任何艺术形式都寄托于情感之上,郝运并不建议太小的孩子去学唱诵,但真挚的童声运用得恰到好处时也令人动容。有一次,她听山东省朗诵家协会理事孙美琳朗诵桑老的《旧时燕子》。“儿时家里,年年飞来燕子。一口一口地筑巢,一口一口喂她的儿女。”开头这几句,是清澈的女童声,和之后浑厚的声音形成对比,赋予了诗歌别样的冲击力。

七旬老人朗诵中忆诗样的爱情

七旬老人庞松石身着中式服装,朗诵一首《听泉》令人陶醉。如今朗诵已经占据了绝大部分的生活,在朗诵中,没有衰老、没有困

顿,让她触摸到阳光的热度。今年,庞松石的爱人已经去世十三周年了,他们从相识至今已有五十载。

前一阵,庞松石在读诗活动中朗诵《一个有关你的梦》。“他向我走来,我顾不上寒暄,顾不上问候,瞬间把他紧紧抱住。我俩像一对小鸟,沿着老式的火车轨道向前走,通向小镇,通向军营,通向大学校园……”在朗诵中,她仿佛与丈夫项振国重逢。

她还曾和搭档朗诵过一首《永生的和平鸽》。诗歌中写道:一位年轻的战士,为了祖国牺牲在前线。曾经的军营生活在她脑海中重现,朗诵结束时她已经泪流满面。她想到更多的是,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和项振国的相遇相知,他们也曾经是战友。

在《永生的和平鸽》中,隐藏着一个年轻战士的爱情故事。男声朗诵道:“你还是一个小丫头,一个傻乎乎的小丫头。”女声便回应:“我是一个小丫头,一个小傻丫头。”每当读到这里,庞松石脑海中便会浮现出她和项振国初相见的情景,那时她还只是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,而项振国已经是一个成熟能干的兄长。

庞松石当兵前,项振国是徐州某军电影队的一名战士。在庞松石眼里,项振国多才多艺,活泼帅气,追求进步,热爱生活。更重要的是,他们相爱时正是庞松石家里遭遇困难的时候。庞松石入伍后,两人开始通过书信交流思想感情。

1974年,庞松石从山东医学院毕业,被分配到济南的一所军医学校工作,长达六年的恋爱终于有了结果。没有婚纱、没有酒席,只有简单的被褥和家人的祝福,最奢侈的礼物就是父母送的一对罗马表,但是幸福就是这样简单。

2005年,项振国因病逝世,从这以后每当朗诵这首诗,庞松石便会把诗中年轻的战士想象成丈夫,正向她款款走来。

诗歌朗诵多元化发展激发大众热情

如今,庞松石在朗诵中找到归属感,她并不孤单。每个星期她大概只有周一有空休息一下,平时忙碌于各种诗歌朗诵学习和活动中。

炎炎烈日下,她去社区为环卫工演出,专门找到一首《环卫工赞歌》,和环卫工聊聊知心话。

而对山东省朗诵艺术家理事刘仲颖来说,最有感而发的一次朗诵是在河南兰考县,那年是2014年,焦裕禄同志逝世五十周年。《兰考人民思念焦裕禄》这首诗,刘仲颖已经朗诵了四十多年、上千场,唯有那一场格外与众不同。得知这一纪念活动,刘仲颖自发开车来到兰考。他找到当地县委宣传部,表达希望朗诵这首诗歌的愿望。

在兰考,刘仲颖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,去焦裕禄墓地祭扫。他在那方土地朗诵出这些熟悉的字句,有了别样的感悟和震撼。在刘仲颖看来,诗歌朗诵最大的作用是对自己心灵的净化。

而对于孙美琳和郝运来说,诗歌让她们跨越现实的栅栏,看到远方的远方,看到过去和未来。不同文字的解构、建构之中,给她们们的生活带来不一样的美感。

孙美琳分析,随着《朗读者》的热播,诗歌朗诵爱好者越来越多,其中还有不少少年儿童。朗诵圈中各行各业都有,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每个人对诗歌都会有不同的解读,朗诵其实也是在展示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小世界。

在桑恒昌看来,目前诗歌的多元化发展趋势降低了诗歌的门槛,给了更多人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,提高了大家对诗歌的热情。桑恒昌把中国诗歌的发展大体分为正-反-正反合三个阶段。解放前及解放后一段时间,诗歌被那个时代所需要,承担为政治服务的使命,比如郭小川、田间的作品。到了改革开放以后,中国诗坛出现了“反”的一面,想扭转补充一些过去诗歌所没有的东西。朦胧诗、现代诗、后现代诗等应运而生,代表诗人如舒婷、北岛。而现在是“正反合”阶段,这是一个哲学命题,正的反的合成一块,其中既有正能量的一面,也有更多的艺术表达手段,比如后来又出现了伊沙这样的诗人。

“如今的中国诗坛还有些混战的状态,僵化的东西依然存在,不清晰的诗歌艺术也存在着。这种态势是‘大水漫灌’,没有主流。文学应该有主流,这方面还需要慢慢梳理慢慢成长。”桑恒昌说。



诗歌朗诵沙龙的朗读者。